

世界和中国人口结构决定了 中国经济中心将西移

易富贤

近代西方国家人口增加和经济崛起，加上海运的相对廉价，给中国东部沿海带来了发展机遇，使得中国经济中心在1840年之后一再东移。但发达国家人口结构老化催化了经济衰退，其人口占全球比例已经从1950年的32.1%下降到2010年的17.9%，占全球经济份额也正在下降。而印度等中南亚国家由于年轻的人口结构，经济开始腾飞。今后中印陆地铁路贸易将不断加强。中国内部的生育率也是西高东低，西部后备年轻劳动力资源最为丰富。世界和中国人口结构决定了中国经济中心将西移。

关键词：人口学 劳动力 总和生育率 经济中心 中国经济 世界经济

近代中国经济中心不断东移

古代粮食来源有限，人口增长和生活质量的改善都非常缓慢。哥伦布1492年发现美洲后，美洲高产作物（如土豆、玉米、红薯等）的推广使得粮食大增，加上其他农业科技和医疗科技的进步，世界人口在近300年快速增长，1804年世界人口达到10亿，1927年增长到20亿，1960年达到30亿，1975年达到40亿，1987年上升到50亿，1999年达到60亿。

人口爆炸导致科技爆炸，传播加速和市场容量扩大，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按照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逊（Angus Maddison）的估算，从公元元年到1820年，世界人均GDP从467美元（以1990年的美元为基准）到667美元，花了1820

年才增加了43%，而从1820年到2006年的短短186年里，世界人均GDP却增长了近10倍，从667美元上升到7385美元（同期世界人口从10亿增加到65亿，增加了5倍多）。

1820年，中国人口（3.8亿）占世界（10.4亿）的36.6%，GDP占世界的32.9%。然而，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口增长非常缓慢，到1900年只有4亿（占全球25%），到1950年也仅增加到5.5亿（占全球22%）。这个过程中，中国人均GDP不增反降，从1820年的600美元降低到1950年的448美元，GDP占全球比例也从32.9%下降到1950年的4.6%。而同期西方国家人口却增加迅猛，从1820年的1.44亿（占全球13.8%）增加到1950年的4.81亿（占全球19.0%），GDP占全球比例从25.0%上升到56.8%，主导了历次产业革命。中国改革开放之后，面对的是西方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日本、韩国、台湾地区、新加坡、香港地区也是中国大陆的重要贸易伙伴，这为中国东南沿海提供了发展条件，使得中国经济中心一再东移。中国历史上沿海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重要过，昔日的边陲小渔村崛起为国际大都市。

人口涨落决定国家兴衰

从世界经济的历史经验来看，人口结构的变化是导致全球经济格局变化的长期因素之一。

根据联合国2010年版《世界人口前景》的“保持现有固定生育率”的资料，发达国家在20世纪40年代之后总抚养比一直稳定在50%左右（二战后的婴儿潮期间还稍有增加），总劳动力也一直在增加，因此经济一直保持上升势头。但以2010年为转折点，劳动力开始减少，总抚养比开始快速增加（老年抚养比增加所致），意味着其占全球经济份额即将下降。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其实是西方经济衰退的标志，2011年希腊、意大利的债务危机并非偶然，一些国家甚至可能出现政治动荡。发达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结构可能面临重大调整。

日本在1948年的时候，出口只占全球的0.44%，但20世纪50年代在年轻劳动力的推动下，开始经济腾飞，出口占全球比例快速增加到1953年的1.52%、1963年的3.48%、1973年的6.4%、1983年的8.0%、1993年的9.9%，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豪气万丈，人均GDP超出美国，1989年索尼买下了美国文化标志哥伦比亚公司，三菱买下了美国地标性建筑群洛克菲勒中

心。但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15-64岁的总劳动力开始减少后，经济上升势头戛然而止，国力开始“日”薄西山，出口占全球比例下降到2009年的4.8%，今后更将是“日”暮途穷。现在日本人均购买力只相当于美国的2/3了。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调查，到2024年，日本家庭的收入只相当于1997年的水平。

很多经济学家为日本的衰退找各种各样的理由，认为日本的衰退是经济政策失误，是周期性的。但哪有十多年还走不出来的周期？劳动力是面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日本是无“人”为力了！

在发达国家和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不断降低的同时，印度等中南亚国家人口占全球比例却在不断上升。印度在1991年经济改革之后，进出口总额占全球比例从1993年的0.59%增加到2010年的1.8%。根据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数2011》，1991年印度实际利用外资仅为0.74亿美元，只相当于中国的1.7%；2009年增加到356亿美元，相当于中国的31%。中国年轻劳动力正在迅速减少，而印度年轻劳动力还在不断增加，印度吸引外资的能力将增强。

印度2010年的人类发展指数（HDI，联合国用来反映社会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相当于中国1995年的水平。印度目前城市化为30%，即将进入城市化加速阶段，即将进城的数亿人口所释放的经济能量将是巨大的。目前发达国家的劳动力中24%~30%从事第二产业（工业），中国是28%，等到这一比例在印度由目前的14%增加到25%以上的时候，将彻底改变世界制造业的格局。

高盛全球研究预测，2020年之前印度将保持8%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并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到2050年则会取代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摩根斯坦利认为印度经济增长率2013年超中国。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德华从人口结构分析，认为印度将超过中国，而中国永远赶不上美国。印度的人口规模（市场规模）将远远超过整个发达国家地区的总和，并且印度的人口结构年轻（2010年印度中位年龄只有25岁，中国为34.5岁），印度的繁荣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必将改变世界经济格局。

中国经济中心的西移

目前发达国家给中国东南沿海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使得西部人口大量流向东部。但是发达国家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生育率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人口占全球比例下降，消费者数量下降；人口结构老化使得人均消费能力也将下

降，创业精神和创新能力将减弱。这些都意味着中国沿海的贸易规模和就业机会将收缩。

从中国商务部网站的贸易数据也可以看出这种趋势。中国对日贸易占中国对外贸易比重，1985年曾高达23.6%。但20世纪90年代日本由于劳动力下降、老年化而引起经济衰落之后，这一比重不断下降，1996年为21%，2000年降至17.5%，2010年更降至10.02%。日本、韩国以及台湾地区目前总人口近2亿，但由于生育率只有0.9~1.2，今后三地总消费人口规模和劳动力规模都将快速萎缩，占中国大陆对外贸易比重也将不断下降。

欧洲情况也类似。欧盟成员国由2002年的15国增加到2010年的27国，但中欧贸易占中国对外贸易比重仅从13.98%增加到16.14%，并没有成比例地迅速增长。欧盟人口将在2016年开始负增长，生产规模和消费规模都将萎缩。中欧贸易占中国对外贸易比重将继续下降。

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西部的人口结构远比东部要年轻。西南地区的15岁以下儿童比例（后备劳动力资源和消费人口）最高，而东北地区比例最低。虽然东部沿海由于先发优势，目前有能力吸引西部人口，但是如果西部能够发展起来，西部人口还是会流回本地（尤其是还有户籍制度的因素）。从近年郑州、武汉、长沙、重庆、成都等中西部城市的崛起可以看出这种趋势。比如2010年西部地区的四川、重庆的GDP增长率分别为15.1%、17.1%，高于东部地区的广东（12.2%）、上海（9.9%）、北京（10.2%）、浙江（11.8%）。2010年重庆直接利用外资63.7亿美元，占全国6.0%（人口只占全国2.2%）。2008年到2010年，四川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超过100亿美元，而此前的30年，这一数据仅为93.79亿美元。中西部地区正由劳务输出地逐步变成劳务需求地。就地务工的综合收益比去沿海打工要高，既能照顾孩子和老人，还可以节省交通成本。

东盟和印度的崛起将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中心的西移。2010年中国—东盟、中印贸易额分别为2927.8亿美元、617亿美元（相当于1999年的中美贸易额），增长势头凶猛。

东盟社会发展水平与中国基本一致，正处于迸发经济活力的时期。2001—2010年中国—东盟贸易额增加6倍，年增24.2%，占中国对外贸易比重从2001年的8.16%上升到2010年的9.85%。东盟目前人口6亿（超过5亿人口的欧盟，更超过2亿人口的日、韩、台地区），其中3亿人口的地区可以通过铁路与中国经济融为一体。东盟人均消费能力虽然目前还远不如欧盟和日、韩、台地区，但由于

人口结构年轻，中位年龄只有27.5岁（欧洲40.1岁，日本44.7岁），尤其是生育率还在世代更替水平附近，人口还将有所增长，市场潜力非常巨大。但是从长远看，东盟的经济潜力远不如印度，一方面是人口和市场规模比印度小，另一方面是生育率比印度、巴基斯坦要低，并且可能将快速下降（泰国、越南已经下降）。

2000年中印两国贸易额不到30亿美元，但2010年增加到617亿美元，年均增长35%，其中2010年更是高达42.4%。中印贸易占中国对外贸易比重从2000年的0.6%上升到2010年的2.1%。目前中国是印度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和第三大出口市场，印度还只是中国的第九大贸易伙伴。2010年印度人口达到12.1亿，生育率还为2.6（中国只有1.4），10年左右总人口将超过中国，今后将达到15亿。中印这两个十多亿人口大国之间的贸易必将有更大发展空间。如果保持目前这种势头，中印贸易额10年之内将超过中日贸易，20年之内将超过中美、中欧贸易。其他中南亚国家（如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也保持比较年轻的人口结构和较高的生育率。南亚2007年人类发展指数为0.612，相当于中国1991年的水平，意味着该区域即将迎来经济快速发展。巴基斯坦今后将是2亿多人口的市场。而包括中东地区人口增长更快。今后中南亚和西亚将是世界经济最有活力的地区（全球1/3的市场）。

中印、中巴贸易如果通过陆海联运，产品从内地陆运到港口，再绕道马六甲海峡到对方的港口，最后陆运到内地市场，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更高，还不如直接铁路贸易。中国正在修建成都到拉萨的快速铁路，今后将分别延伸到印度、尼泊尔。中国也在考虑修建从新疆到巴基斯坦的铁路。目前学者和官员们还在讨论修建第三条欧亚铁路大陆桥：由沪昆高铁的昆明站经缅甸、孟加拉国、印度、巴基斯坦、伊朗，从土耳其进入欧洲。其实从人口规模和结构看，该铁路沿线人口密集，结构年轻，将是今后世界上最具有经济活力的一条铁路。

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标志，中国经济中心西移呈加速趋势，但要完成这个过程可能还需要20年左右时间。

从海防到塞防

一百多年前，清朝政府内发生了一场“海防”与“塞防”之争。左宗棠高瞻远瞩地指出：中国的山川形胜，皆起自西北，“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现在世界人口格局发生空前巨变，左宗棠当年的主张更具有

现实意义。

人口是经济的主体，也是军事的主体，人口结构决定国防实力。传统上，中国的威胁主要来自北方和西北，因为那里有数量不少的匈奴、突厥、蒙古、满族等强悍的民族。

唐朝时期吐蕃（西藏）人口众多，勇而好斗，是唐朝最大的威胁，唐朝只好采纳和亲政策。安史之乱后，唐朝人口降低到1700万；吐蕃人口有800万。吐蕃军队曾于公元763年一度攻占唐朝都城长安。唐德宗采纳“北和回纥，南通云南，西结大食、天竺”的战略，使吐蕃四面受敌，吐蕃才无力大举攻唐。但是西藏后来自行信仰喇嘛教，大量人口出家为僧而不事社会生产和人类生产，严重限制了人口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且将大量财富用来修建众多的寺庙，进一步降低了老百姓养育孩子的能力。吐蕃人口减少，对中原政权不再构成威胁。现在西藏人口只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233。元代鼎盛时期，蒙古族人口占中国人口比例超过1/15，蒙古军队曾经席卷欧亚大陆。但满清入关后，为了保证北方退路的安全，实行“兴黄教以安众蒙古”的国策，鼓励人们当喇嘛以减少蒙古人口，“修庙一座，胜用十万兵”，“家有二子者以一子当喇嘛，有三子者以二子当喇嘛”。现在蒙古族人口也不到全国总人口的1/200。

俄国以前是东欧一个人口稀少、被人看不起的闭塞小国，1500年前苏联地区人口只有1695万人。1820年俄国人口增加到5477万（远超法、德、英），成为欧洲事务的仲裁者。到1990年苏联人口达到2.89亿，比1500年增加16倍。俄罗斯人口从1992年就开始减少，虽然在鼓励生育，但生育率只有1.2左右。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来自北方俄罗斯的国防压力将不断减弱。

发达国家人口的老化和萎缩，也决定了中国来自东部沿海的威胁将减弱。日本和欧洲将被老年化搞得焦头烂额。只有在有足够年轻人口的情况下才有能力将内部危机转嫁给外部；老年化引发的内部危机将使得这些国家变得越来越内向。

来自东部唯一的威胁可能是美国，因为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唯一将生育率保持在世代更替水平的国家，有着比较年轻的人口结构。不过世界人口结构的巨变，也改变了美国的利益格局。从美国长远利益看（假如美国政治家有足够的政治智慧的话），不应该再将中国视为对手，而应该视为合作伙伴。

台湾2010年生育率只有0.895了，今后将面临严重的老年化和深重的社会危机，经济将越来越依赖中国大陆，台独势力必将减弱（假如中国大陆能够有效提升生育率的话）。韩国的生育率也只有1.1了，而朝鲜生育率也已经低于更替水

平，今后这两国都将不得不应对老年化引起的内政危机，至少从人口结构看，朝鲜半岛的火药味将越来越淡。东南亚由于人口规模远远比中国小，现在生育率只勉强维持在更替水平，预计不久就将下降。在没有国际操纵的前提下（但现实中却可能出现国际操纵），中国来自南部的国防压力本身应该不太大。

但从西部边疆来看，今后印度人口规模将远远超过中国，两国边界线也长，一个朝气蓬勃的庞然大物出现在西部边境对于衰老的中国意味着什么？巴基斯坦目前总人口只相当于中国的14%，但近年每年出生人口却相当于中国的35%左右了，就中巴边界区域来说，中国在人口上相对于巴基斯坦也处于劣势。中国人口即将负增长，人口在快速老化，而印度等国却是朝气蓬勃，印度近年每年出生人口差不多是中国的两倍，意味着今后年轻劳动力和适龄参军人口都是中国的两倍。2040中国是2.3个15-64岁劳动人口对应1个65岁以上老年人口；而印度是6.5个劳动人口对应1个老年人口。国防力和经济力的对比可想而知。

新疆、青藏高原、云贵高原本是中国的战略纵深之地。但是随着西部邻国人口的增加、中国人口结构的老化和数量的萎缩，以及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人口不断东移，今后这个战略腹地却可能面临危险。中国西北地广人稀，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口涌往东部，西部人口越来越稀，和邻国相比人口优势减弱；而周边的地缘政治形势非常复杂，人口又还在快速增加。在没有主体民族援助的情况下，我们的边疆少数民族是否能够单独抵御境外势力的渗透？

当年满清为了保证北方的退路安全，限制移民东北，结果导致东北人口稀少，俄国凭借少量军力就占领了中国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后来尽管日本、苏联都有染指中国东北的意图，但由于张作霖吸引山东、河北的移民闯关东，确立在东北的人口优势，使得东北这片沃土再也不必担心被分裂出去。现在中国西部人口稀少，类似于满清时期的东北。

纵观世界人口格局，今后中国国防压力主要来自西部。中印、中巴之间的铁路贸易还是必须的，并且互助的贸易还可以化解国防压力，改善外交关系，然而修建跨国铁路要格外慎重，必须考虑当地与境外的人口增长、民族构成，以及将来的人口平衡问题。在加强对印度、巴基斯坦的经济交往的同时，应该加强文化交流（包括增加留学生），培育民间友好力量，加深接触，避免误判，尤其要避免激化中印两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处理好中印关系，将有利于世界和平和人类文明发展。

重庆崛起

被动不如主动，人防是最大的国防。纵观世界各国的历史，城市化过程是人口布局重新洗牌的过程。中国2010年城市化率为50%，处于城市化加速阶段，今后城市化将超过70%。西部地区城市化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今后20年时间内还有1亿多农村人口需要进城。由于东部的先发优势，大量西部人口流向东部对中国的未来经济和国防布局是极为不利的。

西部开发应该以留住人口为首要出发点。应该在西部建立城市圈，才能从经济学角度防止人口东流。一方面可以利用印度崛起带给中国西部的机遇，一方面应对来自西部的国防压力。中国人口即将负增长，等到城市化完成之后，再重新布局人口将很困难。

水资源和地质的限制制约着西部的人口承载能力和城市布局，整个西部地区只有四川盆地承载人口的能力最强，其中长江边的重庆在水资源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周边建设面积广阔，区位优势明显，完全可以建成一座3000万以上人口的国际大都市。国家应该将四川盆地建成人口“聚宝盆”，才能使之成为经济宝地和国防宝地。

目前西部地区的大中型城市还太少，还不足以完成城市化。现在国家在推行省管县，今后增加省级单位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应该将四川盆地的宜宾、万州，以及武陵山区的怀化、滇西的大理建成省会级城市。那么今后西部区域将形成九鸟（成都、宜宾、万州、怀化、贵阳、昆明、大理、兰州、西安）朝凤（重庆）的都市圈格局。由于享有巨大的地理和资源优势，以及人口规模优势，今后这一都市圈将会成为中国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并将承载着重大的战略意义。■